

魯迅手稿

故事新編 下



魯

迅

手

稿

如聲

# 眉間尺

——新編的故事之一——

魯迅

眉間尺剛和他的母親睡下，老鼠便出來咬鍋蓋，使他聽得發煩。他輕輕地叱了  
幾聲，最初還有些效驗，後來是簡直不理他了，格支格支地徑自咬。他又不敢大聲  
得，怕驚醒了白天似得勞乏，晚上一躺就睡着了母親。

許多時光之後，平靜了；他也想睡去。忽然，撲通一聲，惹得他又睜開眼。同  
時聽到沙沙地響，是瓜子抓着瓦器的聲音。

「好！該死！」他想看，心也非常高興，一面就輕輕地坐起來。  
他跨下牀，借着月光走向門背後，摸到錯大傢伙，點上松明，向小窠裏一照。

果然，一匹很大的老鼠在那裏面了；但是，在水已經不多，爬不出來，只沿着水  
甕的内壁，抓着，團團地轉圈子。

「活該！他一起到夜夜咳嗽，鬧得他不能安穩睡覺的便是他們，  
他將松明插在土牆的

便。小孔裏，當玩着；然而那閃閃的小眼睛，又使他  
伸手抽出一根蘆柴，將牠直按下水底去。過了一會，後放手，那老鼠也浮  
上來，還是抓着甕壁轉圈子。只是抓勁已經沒有先前的有力，眼睛也淹在水裏面，

單露出<sup>近</sup>一點尖尖的通紅的鼻子，咻咻地急促地喘氣。  
他<sup>近</sup>未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。但這回見了這尖尖的小紅鼻子，却忽然覺得牠可

憐，就用那蘆柴，伸到<sup>牠</sup>的肚下去。<sup>老鼠</sup>抓着，歇<sup>了</sup>一回力，便<sup>蓋</sup>蓋着<sup>了</sup>上  
待到<sup>他</sup>他看見全身<sup>濕淋淋</sup>的<sup>黑</sup>黑毛，大的肚子，<sup>蛇</sup>蛇似的尾巴，便又覺得<sup>了</sup>極<sup>了</sup>恨<sup>得</sup>恨<sup>得</sup>恨<sup>得</sup>

將蘆柴一抖，撲通一聲，老鼠又<sup>落</sup>落在水<sup>裏</sup>裏，他接着就用蘆柴在牠頭上搗了  
幾下，叫牠趕快沉下去。

換了六回松明之後，那老鼠已經不能動彈，不過沈浮在水中間，有時還向水面  
微微一跳。肩回尺<sup>又覺</sup>得<sup>好容易</sup>很可憐，隨即折斷蘆柴，<sup>地</sup>把<sup>他</sup>壓<sup>了出來</sup>在地面上。老  
鼠先是絲毫不動，<sup>後來</sup>一點呼吸，又許多時，四隻腳運動了，一翻身，<sup>似手</sup>要  
站起來，<sup>也</sup>這使肩回尺大喚一聲，不覺提起左腳，<sup>一</sup>踏<sup>他</sup>下去。只聽得吱的一聲，<sup>他</sup>蹲下去  
仔細看時，<sup>也</sup>口角上微有鮮血，大概是死掉了。  
他又覺得<sup>很</sup>可憐，彷彿自己<sup>也</sup>作<sup>大惡似的，非常</sup>難受。蹲着，<sup>他</sup>鼓着看，站不起來。  
「尺兒，你在做什麼？」他的母親已經醒了，在牀上問。  
他慌忙站起，回轉身去，「老鼠……」却只吞了兩個字。  
「是的，老鼠。這我知道。可是你在做什麼？殺牠呢，還是在救牠？」  
他沒有回答。松明燒盡了，他默默地立在暗中，漸漸看見月光的皎潔。  
「唉！他的母親歎息說，「一交子時，你就是十六歲了，性<sup>情</sup>還是那樣，不  
冷不熱地，一點也不變。看來，你的父親的舉是沒有人報的了。」

他看見他的母親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，彷彿全身都在顫動；低微的聲音裏，含着無限的悲哀，使他毛骨悚然，而<sup>一翻眼同</sup>，<sup>又覺得</sup>熱血<sup>在全身中</sup>忽然騰沸。

「父親的學？父親有什麼學呢？」他前進一步，急急地問。

「有的。還要你去報。我早想告訴你的了；只因為你太小，沒有說。現在你已成人了，却還是那樣的性情。教我怎麼辦呢？你似的性情，能行大事的麼？」

「這罷了。我要改過……。」

「自然。我也只得說。你不必改過……。那麼，走過來罷。」

他走<sup>過去</sup>；他的母親<sup>轉</sup>坐在牀上，在暗白的月影裏，兩眼發出光色。

「聽哪！」她嚴肅地說，「你的父親原是一個鑄劍的名工，天下第一。他的工

具，<sup>早已</sup>我都<sup>弄</sup>掉<sup>了</sup>，你已經看不見一點遺迹；但他是一個世上無二的鑄劍的名

工。二十年前，<sup>二十</sup>王妃生下了一塊鐵，聽說是抱了一回鐵柱之後受孕的，是一塊純

青透明的鐵。大主知道是異寶，便決計用這來鑄一把劍，用她保國，用她殺敵，用

地呵身。不幸得的父親那時偏偏入了造，便將鐵棒回家裏來，日日夜夜鍛鍊，費了三三年的精神，鍊成兩把劍。

「當最末次開鑪的那一天，是怎樣地該人的景象呵！嘩啦啦地牆上一道白氣的時候，地面也覺得動搖。那白氣到天半便變成白雲，罩住了這處所，漸漸現出紅色，映得一切都如桃花。我家的漆黑的鑪子裏，是躺着通紅的兩把劍。任父親用井華水慢慢地滴下去，那劍嘶嘶地吼着，慢慢轉成青色了。這樣地七日七夜，就看不見劍，仔細看時，却還在鑪底裏，純青的，透明的，正像兩條冰。

「大歡喜的光彩，便從你父親的眼睛裏射出來，他取起劍，拂拭着，拂拭着。

然而悲慘的教訓，却從他的肩膀和眼角<sup>現</sup>出來了。他將那兩把劍裝在兩個匣子裏。

「可你<sup>這</sup>不要看<sup>這</sup>我<sup>這</sup>天的景象，就知道<sup>這</sup>論是誰，都知道劍已<sup>鍊</sup>就了。且他悄悄地對我說。『<sup>一</sup>到<sup>一</sup>明天，<sup>一</sup>必須去獻給大王。但<sup>一</sup>獻<sup>一</sup>這一天，也就是我命盡的日子。怕我們從此要長別了。』」

「可你……」我很訝異，猜不透他的意思，不知怎麼說的好。我只是這樣地說：「你這回有了這麼大的功勞……」

「可嘆！你怎麼知道呢！」他說。大王是向軍子猜疑的。這回我給他鍊成了世間無二的劍，他一定要殺掉我，免得我再給別人鍊劍，~~來~~和他~~鬥~~，或者趁過他。」

「我掉淚了。」

「可你不要悲哀。這是無法逃避的。眼淚決不能洗掉運命。我~~可~~早已預備在這里！」他的眼裏忽然發出電火似的光芒，將一個劍匣放在我膝上。這劍匣是雄劍。他說。可你收着。明天，我只將這雌劍獻給大王去。倘我~~一~~去竟不回~~來~~了呢，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間了。你不是懷孕已經五六月了麼？不要悲哀，待生了孩子，~~好好地~~撫養。成人之後，你便交給他這雄劍，教他砍在大王的頸上，~~給~~我報讐！」



「父親回来了没有呢？」眉间尺逞紧问。

「没有回来！」她冷静地说。「我四处打听，香无消息。后来听得人说，第一

个用血来饲养父亲<sup>自己</sup>铸成的剑的人，就是<sup>他自己</sup>——你的父亲。恐怕他鬼魂作怪，

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<sup>和</sup>后<sup>院</sup>了。」

眉间尺忽然全身如烧着猛火，自己先得<sup>他</sup>毛髮上都闪出火星来。他的双拳，在

暗中捏得格格地<sup>作响</sup>。

他的母亲站起来了，揭去<sup>林</sup>的<sup>木</sup>板，下林照了松明，到门背後取过一把锄，

交给眉间尺道：「握下去！」

眉间尺心跳着，但很沉静，一锄一锄轻轻地握下去。握出来的都是黄土，约到

<sup>五六寸</sup>深，土色有些不同了，似乎是<sup>烟</sup>掉的<sup>材</sup>木。

「看罢！要小心！」他的母亲说。

眉间尺伏在掘用的洞穴旁边，伸手下<sup>去</sup>，小心地掘<sup>同</sup>烟<sup>树</sup>，待到指尖一冷，有

如觸着冰雪的時候，那純青透明的劍也出現了。他<sup>看請</sup>劍<sup>那</sup>，捏着，捏了出來。

窗外的星月和屋裏的松明似乎都驟然失了光輝，惟有青光充塞宇內。那劍便落  
在這青光中，看去好像一無所有。眉同六乳神油視，<sup>這兒</sup>依<sup>得</sup>得<sup>長</sup>五六餘<sup>年</sup>不見得怎樣  
鋒利，劍口反而有些渾圓，正如一片韭葉。

「你從此要改變你的優柔的性情，用這劍報學去！」他的母親說。

「我已經改變了我的優柔的性情，要用這劍報學去！」

「但願如此。你穿了青衣，背上這劍，衣劍一色，誰也看不分明的。衣服我已  
做<sup>經</sup>在這里，明天就上你的功去罷。不要記念我！」她向牀後的破衣箱一指，說。

眉同六取出新衣，試去一穿，長短正<sup>很</sup>合式。他便<sup>重</sup>行疊好，裹了劍，放在枕

邊，沈靜地躺下。他覺得自己已經改變了優柔的性情，他決心要<sup>並</sup>無事<sup>一</sup>般，洵<sup>便</sup>便  
睡，清晨醒來，毫不改變常態，從容地去尋他不<sup>共</sup>戴<sup>天</sup>的<sup>學</sup>。

但他醒着。他翻來覆去，總想坐起來。他聽到他母的<sup>共</sup>望<sup>的</sup>輕輕的<sup>共</sup>。他聽

到最初的雞鳴；<sup>他</sup>知道<sup>已</sup>交子時，自己是<sup>上</sup>十六歲了。

二

當<sup>腫着眼眶</sup>眉同尺頭也<sup>不</sup>回的跨出門外，穿着青衣，背着青劍，邁兩大步，徑奔城中的

時候，東方還沒有露出陽光。杉樹林的每一片葉尖，都掛着露珠，其中隱藏着<sup>各樣的</sup>夜氣。但是，待到走到樹林的那一頭，露珠裏却閃出<sup>漸漸</sup>幻成曉色了。遠望前面，便依稀看見灰黑色的城牆和堆堞。

和挑<sup>菜</sup>蕪<sup>也</sup>旁<sup>共</sup>的一同混入城裏，街市上已經很熱鬧。<sup>男人</sup>們<sup>一</sup>排<sup>一</sup>排的<sup>菜</sup>蕪<sup>看</sup>着，<sup>也</sup>女人們時<sup>共</sup>從門裏探出頭來。她們大半也腫着眼眶，蓬着頭，黃黃的臉，連脂粉也不及塗抹。

眉同尺<sup>却</sup>緣覺到將有巨變降臨，他們<sup>便</sup>是<sup>是</sup>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這巨變的。他徑自向前走，一個孩子<sup>突然</sup>跑過來，淺手碰着他背上的劍尖，使他嚇出了<sup>一</sup>身

汗。轉出北方，離王宮不遠，人們就擠得密密層層，都伸着頸子。人叢中還有女人和孩子哭喚的聲音。他怕那看不見的雄劍傷了人，不敢擠進去；然而人們却又在他的背後擁上來。他只得完轉<sub>地</sub>退避；面前只看見人們的背脊和伸長的頸子。

忽然，前面的人都陸續跪倒了；遠遠地有兩匹馬並着跑過來。此後是擊着木棍，戈，刀，<sup>弓弩</sup>，<sup>有的</sup>袍襖的武人，走得滿路黃塵滾滾。又來了一輛四匹馬拉的大車，上面坐着一隊人，<sup>有的</sup>打着擊鼓，有的嘴上吹着不知這叫什麼的勞什子。此後又是車，<sup>有的</sup>人都穿<sub>着</sub>畫衣，不是老頭子，便是矮胖子，個個滿臉油汗。接着又是一隊拿着刀槍劍戟的騎士。跪着的人們便都伏下去了。這時眉間正看見一輛黃蓋的大車跑來，正中坐着一個畫衣的胖子，花白鬍子，小腹袋；腰間依稀看見佩着和他背上一樣的青劍。

他不覺全身一冷，<sup>但</sup>立刻又灼熱<sup>起來</sup>，<sup>他</sup>伸手向肩頭攥住劍柄，<sup>便</sup>提起脚從伏着的人們的頸子的空處跨出去。



了他的臉。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會，<sup>不覺</sup>紅慢慢比鬆了手，走了；那人也就走了；看的人們也都<sup>無聊地</sup>走散。只有幾個人來問眉問人的年紀，住址，家裏可有姊妹。眉問心<sup>部</sup>理他們。

他向南走着，心裏想，城市中這麼熱鬧，容易誤傷，還不如<sup>在</sup>南門外等候他回來，給父親報警，那地方是比曠人稀，<sup>實在很</sup>便於施展。這時滿城都議論着國王的游山，儀仗，威嚴，自己得見國王的榮耀，以及俯伏有<sup>得</sup>怎麼依，應該探你國王的模樣等等，很像蜜蜂的排術。直至將近南門，這纔漸漸冷靜。

他走出城外，坐在一株<sup>大</sup>桑樹下，取出兩個饅頭未吃了飢；<sup>明</sup>記起<sup>西</sup>世<sup>味</sup>不覺眼鼻一酸，然而<sup>也</sup>沒<sup>後</sup>有什麼。周圍是一步一步地靜下去了，他至于很分明地聽到自己的呼吸。

天色愈暗，他也愈不安，盡目力望着前方，毫不見有國王回來的影子。上城裏菜的村人，一個個挑着筐擔出城回家去了。

人迹絕了許久之後，忽然從城裏閃出一個黑色的人來。

「走罷！眉間尺！國王在找你！」他說，「音好像鴉鴉。」

眉間尺渾身一顫，中了魔似的，立即跟着他走，後來是飛奔。他站定了氣息

許多時，繞明~~白~~已經到了杉樹林邊。後面遠處有銀白的條紋，是月亮已從那邊出

現；前面却僅有~~兩點~~熾火般的那黑人的眼光。

「你怎麼認識我？……」他極其惶駭地問。

「哈哈！我一向認識你。」那人的聲音說。「我知道你背着雄劍，要給你的父

親報讐。我也知道你報不成。豈但報不成，今天已經有人告密，~~你~~的讐人早~~從~~東門

還宮，下令捕拿你了。」

眉間尺不覺~~傷心~~起來。

「唉唉，母親的歎息是無怪的。」他低聲說。

「但她只知道一半。她不知道我要給你報讐。」

「你麼？你肯給我報學麼，義士？」

「你，你不要用這稱呼來冤枉我。」

「那麼，你同情于我們孤兒寡婦？……」

「孩子，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污辱的名稱。」他嚴冷地說，「仗義，同情，

那些東西，先前曾經乾淨過，現在却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。我的心裏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。我

只不過要給你報學！」

「你怎麼給我報學呢？」

「只要你給我兩樣東西。」兩粒燐火下的聲音說。「那兩件，你聽着：一是

你的劍，二是你的頭！」

眉月尺雖然覺得奇怪，有些狐氣，却並不喫驚。他一時用不得口。

「你不要亂心我將騙取你的性命和寶貝。」暗中的聲音又嚴冷地說，「這事全

由你。你信我，我便去；你不信，我便住。」



「但你為什麼給我去報警的呀？你認識我的父親麼？」

「我認識你的父親，也認識你一樣。但我要報警，却並不為此。聰明的孩

子，告訴你罷。你<sup>有</sup>見過<sup>這</sup>麼<sup>不</sup>知道<sup>這</sup>麼，我怎麼地善于報警。你的就是我的，他也就

是我。我的魂靈是有這麼多的人我所加的傷，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！」

暗中的聲音剛剛停止，眉間穴便舉手<sup>向</sup>肩頭抽取青色的針，順手從後項窩向前

刺<sup>入</sup>，<sup>在</sup>地<sup>面</sup>的<sup>蒼</sup>上，一面將劍交給黑色人。

「呵呵！」他一手接劍，一手捏着頭髮，提起眉間穴的頭來，對着<sup>那</sup>熟死的

嘴唇，接吻兩次，並且冷冷地<sup>笑</sup>利地笑。

笑聲即刻散布在杉樹林中，深處隨着有<sup>一</sup>燭火似的<sup>眼</sup>光閃動，<sup>忽</sup>然<sup>近</sup>，聽

到<sup>一</sup>咻咻的鐵狼的喘息。第一口撕盡了眉間穴的青衣，第二口便<sup>身</sup>體<sup>全</sup>都不見了，血

痕也<sup>一</sup>刻<sup>全</sup>盡，只微微聽得<sup>一</sup>聲<sup>骨</sup>的<sup>聲</sup>音。

最先跳的一匹狼<sup>就</sup>向黑色人撲過來。他用青劍一揮，狼頭便墜在地面的青<sup>苔</sup>